

<<喜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喜娘>>

13位ISBN编号：9787229005290

10位ISBN编号：7229005299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社

作者：回回苏

页数：29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喜娘>>

内容概要

云开掩饰已久的感情再也无法压抑，便再也顾不得什么男女之防，再也顾不得什么张家二小姐，他只知道，心爱的人儿在自己怀抱；他只知道，除了这个女子，世间女子再难进驻自己心间！

唇，于是落下，仔仔细细在喜娘眉眼间逡巡，仿若呵护无价的珍宝，却带着灼热的毋庸置疑的占有。

说时迟那时快，也不知道马车的中的喜娘，哪来的勇气和速度，只见她宛如强弓射出的雕翎箭，绝望地飞身扑过去。

在黑衣人的剑尖刺入云开身体前的一秒钟，扑在了云开身上！

喜娘只知道，不管云开此时是死是活，她都要挺身保护住她，把他好好地带离这片杀戮，把他好好地带在自己身边…… 母亲，艾依古丽，那个被称为月亮花儿的、西域最美的女子，为什么不舒适地在大草原上绽放她独具的美丽，却会沦落中原，最终成了一个权臣把玩的一朵花儿？

泪，从喜娘眸子里潸然而下。

佑世隆猛地背过身去，再不看向喜娘！

云开拥住喜娘轻轻颤抖的肩膀，一个纵身，直向着那如盘的圆月，飘逸而去—— 该书主要叙述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穿插了人世间的亲情、爱情和友情。

既有杏花烟雨的江南，又有长河落日的大漠，喜娘在广阔背景下，铺叙了一些引人深思的哲理。

<<喜娘>>

书籍目录

- 一 初见1. 杏花·烟雨·江南，谁人深巷？
2. 柳色·桃花·香茗，人面映红3. 遇·玉·寓，谁能勘破？
- 二 情动1. 相看·两不厌2. 别过·念春风3. 相约·玉佩殇4. 赠玉·心何伤5. 心迹·谁人明？
- 三 合亲1. 这样，便是，遂了心愿？
2. 怎可僭越了，男女之防？
3. 从来都是，为情伤4. 真要从此，恩断情绝？
5. 原来竟是，骨肉至亲6. 同日成亲，喜事便是成双？
- 四 赴戎机1. 我愿意，伴君仗剑走天涯2. 竟遭遇，嗜血劫杀3. 就算死，也要与你相拥4. 牢兰海，遭遇神秘的雅丹五 西域1. 委身为奴，空等待2. 劫后重生，却是，别离3. 子然天地，斯人独憔悴4. 凤凰涅槃，我仍是红衣的火鸟5. 奇妙的夜晚，暗涌的谜6. 魔鬼复活，仇恨闪烁血色光芒7. 月满西域，照亮着谁的心事？
8. 当众受辱，是为奴的本分9. 绿眸红衣·猫与凤凰的较量10. 凌波飞天，彩练当空舞倾情11. 恍然若梦，羌笛声中故人来12. 天地无物，我只要此刻的相拥13. 血胆玛瑙，已不是最珍贵的宝物14. 两国特使，重新揭开劫杀的秘密15. 幽深的美梦，映着血光醒来16. 该如何。
- 幽蓝忆从头？
- 六 长安1. 满城金甲芙蓉冷2. 月色溶溶幽梦深3. 何处得觅伊人影？
4. 画角西楼翦翦风5. 夜泉声动寒欺骨6. 鸳帐飞红心智蒙7. 春波碧草合欢处8. 艳阳破空情已非10. 天赐恩宠，皇命指婚，却迟疑11. 玉祥门外，高宣喜旨，心彷徨12. 我愿与你，亡命天涯，情不移七
重回西域1. 艾依古丽：草原上的月亮花儿2. 那是西域最美的姑娘3. 一舞惊阿萨4. 谜掩南诏国5. 梦回木卡姆八 康藏香巴拉1. 莲花生大师2. 月映莲花湖4. 茶马古道九 南诏2. 羊苴咩城3. 金瓶藏耳4. 镜面之舞5. 潋滟曼陀罗6. 缥缈迷迭香7. 香回重见9. 兵戈凛冽10. 妙香佛国11. 莲开见佛12. 椒花落时十 骠国1. 佛国之争2. 衔枚奇兵3. 回风流雪4. 七步莲花5. 七彩舍利6. 人面桃花7. 黄鲛密折8. 蕊寒香冷9. 反弹琵琶10. 血雾迷城11. 白牙信物十一 归宗1. 君王之棋2. 天山雪莲3. 溘然长逝4. 金瓶银函5. 情落喜洲十二 幕落人间自有情番外篇 姻缘簿1. 市有红娘十二岁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3. 惹郎卿

<<喜娘>>

章节摘录

一 初见 1. 杏花·烟雨·江南，谁人深巷？

晨光乍放，春雨初歇。

粉墙乌瓦，幽幽深巷。

湿漉漉的青石板上，点点粉嫩杏花。

云开微微地笑了。

这般昼夜兼程，为的正是这一幅温婉润泽的景致吧。

融入其中，便自然洗去了战袍上沾染的征尘，耳鼓里也不再扰攘起金戈铁马猎猎风声。

心下，这般的宁静啊…… 家乡。

终于回家了…… 不想，幽巷深处有细碎的簌簌之声袅袅传来。

却依稀不全是脚步踏在青石板上的声响，倒仿似层层布料问反复的摩擦、碾盛：不甚吵，却杂，就像夏夜里嚶吟于耳畔的蚊蝇，扰得云开心乱如麻。

借着微微曦光，云开只能恍惚看见模糊的身影走来。

这样一条窄巷，相向而行，想要避开却也是不能的了。

云开心下暗恼，拉低了头上的斗笠，侧身倚在墙角一株杏花树下，想让这段不和谐音符早早走过，好回身重新欣赏这久违的江南春色。

谁知，云开停，对面那声响却也停了。

久候无声，云开不得不推开斗笠，极目望向巷子深处的声响来处。

天光渐亮，巷子深处的景致已经次第展开，刚刚尚不分明的视野，豁地开朗。

云开这一看可不得了，纵是久经沙场，见惯尸横遍野的场景，云开依然吓得险险一个趔趄跌坐在杏花树下—— 只见一团红，扶扶摇摇地欺满了整条巷子！

实则那身形本是纤巧，只是那层层叠叠的红，实在是令人眼目顿有轰炸之感。

是一个女子，正仰首，深深嗅入墙内一枝探出墙外的杏花的芳香。

这本来，该是绝美的一幅，偏生这女子如何也入不得画卷，因为—— 她是一个几乎被淹没在红色中的女子。

看那红：发簪红花。

双颊飞红。

红唇一点。

颈间红玉。

珊瑚红的外衫，斜压大红的中衣。

樱桃红的襦裙，层层压褶，还是掩不住裙底惊鸿一瞥的粉红缎面绣花鞋…… 更为可观的是女子的脸庞，这里终于不再只是红色一种，霜白、墨黑、靛青、花黄，几乎一股脑地堆积在那张小小的脸上，让云开一时目眩，分不清哪里是脸颊，哪里是眉眼。

云开险险晕厥。

朔风黄沙中拼杀了数月，云开如何能经受得住这般的视觉考验！

纵是云开，心底已然不觉生出隐隐的厌。

这般装扮的女子，不是风尘中人，就是胸中无点墨的俗人。

可惜了这幅水墨江南的画卷，生生被不合时宜的乱红点残！

重又压低斗笠，云开疾步走向红衣女子的方向，想着速速从她身边经过，毕竟天光已然大亮，父母双亲在家里一定望眼欲穿了。

却在与那红衣女子擦身而过的瞬间，云开突地觉察到一丝诡异的眼神，让他不觉抬高了眼帘，循迹望去—— 轰！

云开的头颅宛如炸裂，那女子正挑高着自己卧蚕一般的两道漆黑浓眉，努起那只宛如成熟过度的樱桃一般的小嘴，满眼垂涎之色，定定盯着云开的脸，直直地看！

接到这眼光，云开只觉脊梁沟一阵发凉。

纵是两军对垒之时，与敌人以性命相搏的刹那，面对敌军狰狞的满目凶光，云开都未曾半点惊恐

<<喜娘>>

而如今，家乡和平的春色深巷里，一个小小女子，手无缚鸡之力，又无半点兵器，竟然用小小一线目光，盯得“万千人，吾独往矣”的云开心生阵阵凉意！

嘶——就连牙神经，也突地抽痛起来！

云开懊恼，紧垂下头颈，大步前行。

柳色?桃花?香茗，人面映红 云开绝对想不到，这么快，就再次见到了那位红衣的姑娘。

哦，或者说，算不得“再见”，而是正式地见到，清清爽爽、仔仔细细地看到了那红衣姑娘的面貌，不再如春巷初遇刹那，被一片浩渺的红淹没了神志。

隔日清早，刚刚起床的云开，便听得丫鬟来报，说老爷前厅有请，有贵客临门，让云开慎理衣冠，速速相迎。

云开不禁纳罕。

云老员外是扬州城里颇有威望的大家族长，平日里交游广阔自是难免，但是云老也素知云开性格，所以除非极为特殊的人物，一般时日云老爷断断是不会叨扰着云开前去应客的。

何况，云开刚刚离开那十里征尘，正是需要静静休息的时刻。

想来该是父亲极为重视的贵客吧，云开只得隆重地打理了衣装，匆匆赶去前厅。

却一进门，就愣在了当场——那上座的黄花梨木圈椅之中，与云老员外并肩而坐的，不正是前日小巷偶遇的，堆叠在层层红装之中，又厚颜直直盯住自己不放的女子！

云家往来的，不是高门望族，便是宿儒大家，何曾允许勾栏女子踏足，更别提能够堂而皇之地上座了！

云开心下不禁无名火起，顾不得主人之仪，三步并作两步直直冲到那红衣女子身前！

满腹指责之言冲到舌尖，却生生被云老爷拦腰截断，“云开，快来见过喜娘。

她可是我们扬州城内最有名气的姑娘。

上至阁老、太尉，下至黎民百姓，家家的儿女姻缘可都指望着喜娘呢！

你的亲事，恐也要有劳喜娘费心了……”原来是个媒婆！

怪不得浑身上下披红挂彩，全然不知人间疾苦。

怪不得小巷初遇，一个大姑娘家就厚着脸皮，盯着自己的脸，直勾勾地看！

她肯定认定自己是一块“肥肉”，一块能给她带来丰厚收入的“好货色”！

云开微微闭目，脑海中浮现出家中出现过的几个媒婆的形象，都是三寸不烂之舌，都是巧言令色，一心只想着将一对男女送作堆，好多多收取双方家庭的好处，全然不顾那对男女是否般配；更有甚者，甚至明明知道那家女子早已有心属之人，却依然撺掇着女子的父母，奔着云家的财势而来！

云开暗暗咬牙，再睁开眼时，望向喜娘的眼神，在不屑中不觉又多了一丝轻浮。

“喜姑——娘好……”云开诡笑，刻意不明白称呼喜娘之名，而是拉长了音调把“姑娘”二字加在喜娘身上。

乍听之下，会以为云开一时耳误，听错了喜娘的名字；其实“姑娘”正是当下人们称呼勾栏女子的通称，云开这样叫着，便是明明有意刁难于喜娘。

云开以为，喜娘必会如那些媒婆一样，一听自己招呼，便满脸堆笑，调动起巧簧之舌，先是天花乱坠地赞扬自己丰神秀美，继而抬出谁家女儿美若天仙的说辞来。

不想，喜娘闻言只是淡淡地抬眸望了他一眼，并不说话，反倒执起身旁桌案之上的青瓷茶盏，轻巧地抿了一口茶。

云开被讪讪地晾在当场。

忽地错觉这里仿佛不是自己家里的厅堂，而是喜娘的一亩三分地；而他自己也不是那个久经战阵的将军，而变成了一个一时间手足无措的毛头小子！

除了愣愣地等着喜娘的下文，自己竟不知该如何打破眼下的冷场。

云开抬眸偷看上方，云老爷不便插入两人谈话，急得搓手。

而喜娘，云淡风轻得仿似不干己事，缩紧自己小小的身骨，更深地坐入高大的圈椅，眼睛斜斜瞥向轩窗之外，看那柳色正绿、桃花正红。

她的神情，与她眉眼间的浓墨重彩和浑身的披红挂彩那般不相容，纯净、透明得仿佛这阳春三月的晨

<<喜娘>>

刻阳光。

云开竟有片刻的失神。

仿佛等了一万年那么久，喜娘终于收回眼神，淡淡地轻启红唇，“想来云公子必是沙场疲惫未除

小女子名唤喜娘，而非公子口中的喜姑娘。

云公子，是否需要小女子近身于您耳畔重申一次呢？

”声调冷冷的，音色却是有如山泉清冽。

云开心下一沉，这丫头分明是暗讽自己耳背！

没想到，这般的“花团锦簇”之下，这丫头也分明有一颗玲珑剔透的心呢。

看她的应对，不疾不徐，不卑不亢，却又直刺要害，遣词造句滴水不漏。

“哦，哦，小生多有失礼，喜娘勿怪。

”云开尴尬，只能先行道歉。

第一次正面交锋，自己就落了下风，云开暗恼。

急于扳回一城，云开话锋一转，“喜娘，家父既然将本人的亲事托付于你，那我们自不必那般见外了，对吧？

”喜娘没有听出他言中所指，只能淡淡地顺着他的话，微微颌首。

云开偷偷一笑，“喜娘，既然已经不是外人，那么小生问一点喜娘的私事，就也不算大过了吧？

”“喜娘，看你的年纪，应该也尚未婚配吧，为何你急着为天下男女牵系姻缘，却不操心自己的婚事呢？

”云开的话，宛如平静的水面投入一颗棱角参差的石子，荡起串串不规则的涟漪。

就连身旁伺候倒茶的丫鬟碧鸾都听出了云开的讥讽之意——你连自己的姻缘都搞不定呢，有什么资格跑别人家里来管别人的姻缘呢！

没有金刚钻，却要来揽瓷器活儿……碧鸾用衣袖掩住唇角，拼命忍住笑。

喜娘依旧淡淡的，只是投向云开的眼睛，微微多了丝光芒。

“云少爷说的是。

”喜娘轻笑，不直接谈及自己尚未婚配却为他人牵系姻缘之事，只是柔柔看了一眼云开腰间悬佩的一块玉佩。

那玉佩是温润的羊脂美玉雕琢而成，状若游龙，云气氤氲，温润如脂，流光溢彩。

“云少爷有所不知，小女子除了牵系姻缘，实则还有一个格外的喜好，便是收藏这世间漂亮的石子。

想来，这悬于公子腰间的玉佩，在公子眼中一定不是什么羊脂美玉，而依然是没有切割打磨之前的，那块依然躺在西域河床之中的顽石吧？

既是顽石，你我又已如公子所言不该见外，那么小女子索性忝颜请公子将这块石子送了与我吧。

君子自有成人之美。

不是么？

”碧鸾也听懂了喜娘的弦外之音：既然云开看重的并非喜娘现实的能力，而偏偏要追究喜娘自己是否婚配的“背景”，那么现时悬在云开腰间的美玉，在云开的逻辑中就应该还是那块河床中的普通的顽石……遇?玉?寓，谁能勘破？

闻得喜娘之言，云开忽然神情古怪，望向腰间玉佩呆呆出神。

正如他的姓氏——如絮洁白的云，云开从小便独爱白色。

身上的袍服都是素锦织就，即便在沙场也是白马银枪，即便系在腰间的玉都是要定这纯白的羊脂美玉。

羊脂美玉难得，能够悬在云开腰间就更是难能。

从小到大，云开腰间仅有这么一块配饰的玉器。

如今却在一个小女子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下，变成骑虎难下之势。

这玉，是不得不摘的了。

云开解开系住玉佩的丝绦穗子，递给喜娘的同时，瞥了一眼旁边的云老员外，并不惊讶地看到云

<<喜娘>>

老爷脸上焦急而又不豫的神色。

.....

<<喜娘>>

编辑推荐

看那红：发簪红花。
双颊飞红。
红唇一点，颈间红玉。
珊瑚红的外衫，斜压大红的中衣。
樱桃红的襦裙，层层压褶，尤其是掩不住裙底惊鸿一瞥的粉红缎面绣花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